

主題：文學與社會

我不是故意的

作者：郭光宇

這兩天又賺了十幾萬塊錢，下一季的貸款有著落了。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這不對。

像這個阿伯這麼好騙的，現在越來越少了。但一個月只要中了那麼三四個，一切的開支管銷都有了，甚至一年半載飲食無憂。有的還更扯，大撈一筆，立刻捲舖蓋，永絕後患，移民。

他一開始還憨憨的，搞不懂名目，到後來就當了真，因為太想相信。說他簽了那麼多次，就知道一定有這麼一天：哪有那種衰到尾的道理！我心裡暗笑，儘管這跟什麼彩什麼樂的一點關係都沒有，是跨國企業的年度大回饋！聽到他那麼興奮的聲音，還叫他在一旁咯咯咯的老伴作夥來聽，對我說了起碼十次的多謝拉，多謝拉，還硬要請我吃飯分紅，我幾乎可以從聽筒裡聽到堆不住的笑從他又乾又油的皺紋裡滋滋擠出來。到了後來我也真心恭喜他，替他高興。阿娟在旁邊吃吃笑著捶了我一拳：看你那種形！之後幾次撥電話，我甚至可以感覺到他的手指的顫抖。娟隔了兩天再打去說沒收到稅金，要他再確認密碼時，他還很信，慌得跟上吊又後悔了一樣，隔了幾公尺都可以聽到他在話筒裡牛聲馬喉地嚷著：啊我要來去跳樓！我要來去跳樓！

第二天錢就進來了。

只希望他不會太難過，趕快振作起來。聽樣子是看得開的人，也許有朝一日真能簽中頭彩，好心有好報，也不枉這一場。

德仔幾天前也用退費簡訊撈了一筆錢，到現在沒看到影。他每撈到一筆大的就要消失個一兩天。我知道他心裡不好過。雖然他是發起人，是他招我入夥的，他姐姐還為此跟他翻臉，罵他拖我下水，罵我耳根軟沒出息。但阿娟和我都清楚，這人面子其實最薄，悶到不行了，連要去散心也說不出口。照理講，這款個性是最不惹人嫌的，怎麼也會搞到這種地步？問特瑞莎他人去哪裡了，她倒乾脆，說免煩惱啦，讓他冷一冷也好，這兩個實在是！

儘管娟那時哭歸哭，鬧歸鬧，三貞九烈都是原則，後來跟老闆處得不好，倔著閒了一陣子，也還是來幫忙了。

德仔每進一筆帳都捐百分之三十給了功德會。後來有幾次又變成百分之五十，甚至七十。是很好笑，不過也很可以理解，也沒去載他。要連贖罪券都沒得買，那還得了！

除了勒索我們絕對不幹之外，一來覺得實在太低級，二來也因為根本學不來那種流氣，其他的像低價拋售，金融卡資料外洩，中獎，退稅我們排定執行表，每天輪流換花樣。一開始是夠好賺的，兩三個禮拜就籌到這間房子的頭期款。打了第一通電話之後，我難過得三天吃不下飯，想吐，覺得很噁心。抽了不知道幾條菸，看到那一坨菸灰，想到自己，澆上茶弄齷齪了，才比較好一點。這樣一來還能瞧不起誰？我哭不出來，阿娟倒結結實實替我嚎，像旋不緊的軟水龍頭斷斷續續流了一個禮拜。一開始還對不起地過去抱抱她，偶爾還可以感覺到那塊濕冷屍肉的心跳，很令人詫異。幾次下來就覺得這女人該不會是哭上癮了吧？看她那一副無語問蒼天的面悵，賤沒賤形的，差點就想揍人！我說那這樣離婚好了，她又不哭了。之後欲罷不能就一直做到現在。

可是最近生意真的越來越難做，連上次那個聽起來沒牙的人瑞都警覺了，往往講不到三句，對方的話筒咻地就掛上了，連譴責他們不知好歹的機會都沒有了。也好，反而沒什麼負擔。那就算那些被騙的在繳學費吧！風聲這麼緊，還不知道警惕，反正不被我們騙照樣會被人騙。想到這裡，歪理也是理，走在路上堂堂正正的，撞上櫥窗上映出來的自己，前額少了點毛，抬頭挺腹的，看來也就是個貨真價實的業務經理。

這當然只是過渡期，也一直留心找工作，只是景氣這麼差，到處銅牆鐵壁，連個洞都沒有。十幾年的資歷還去領那種剛畢業的薪水，糟蹋自己也不是這種糟蹋法，畢業後換了幾個工作，那些老闆也是人，人只要當了老闆就變豬，怕自己閒著，只好叭叭叭地唸來唸去。說是彈性加班，其實根本就是硬，沒效率幹得昏天暗地，加班費又東掘西掘的。另一方面就怕底下的太猛太勤，把他們香檳塞似地彈掉，所以三不五十引進空降部隊，不然就找一兩個差不多的，讓你們去鬥，內耗也不管了，鬥得筋疲力竭最好，他好坐在那裡當調人，好再製造事端，說穿了，這樣的心機我也不是不會玩，也談不上什麼理想堅持的，那我到底在怕什麼？能變豬的話我早

變了！

其中也不是沒有真正的人才，像那個美國博士，在加拿大日本工作過，不油不老，見解是見解，一副活得很很有心得，可以去寫《心靈雞湯》的樣子。一次中午休息在窗口哈菸，他突然自信自語說：知不知道他們要我擬裁員名單？我把我們兩個都列進去了．．．．．幹了這麼多年，有車有房子，每天漂漂亮亮的，都是鬥來的，好再去鬥．．．．．只有這樣嗎？真的很不甘心．．．．．

我一時也不知道反應，只順著問：那幹嘛回來？

他笑哼了一下：你以為？到處都一樣。

滾就滾了，我也不怎麼怪他，反正那樣的大集團待一輩子也還是沒有份，他的輪調也不怎麼讓人同情，只是身段的牢騷。仔細一想，簡直令人反感！比可憐嗎？真是侮辱人。後來幾個同梯榮退的聚在一塊喝酒，才輾轉聽說他跳樓了，腸子摔了出來，死得很難看。

我也不是沒想過。幾次爬到樓頂上想往下跳，看到底下車水馬龍，暈暈的，只好趕快再爬回來，奮發向上。所以更認定他是注定被淘汰的。

想起那個中午他講的，覺得他是替我死了。他也許真的該死！只有他死了，我才活得下去。

連德仔念了個碩士都下海了，我這個大學畢業的還能清高到哪裡去？念了四年，不高不低，也不是不認真，也不是不想發掘自己的才能興趣，只是看來看去，也沒什麼特別的。班上的不管成績好壞，好像都有自己的一套，兼家教，跑社團，搞活動，那些開車子來上課的就更不用說了。也不知道他們哪來那麼好的適應力？怎麼就能那麼肯定？不是最該質疑的時候和地方嗎？老爸說那去考公務員吧。打死我也不想跟他一樣，對上面的蟲似地畢恭畢敬。一個指令下來，連屁也放得像在電梯裡一樣戰戰兢兢！最記得高中時有次去找他，正好撞到他被訓。大庭廣眾的，他立正得簡直不知羞恥！我遮頭遮臉溜了，也溜不掉那個立正。

老頭子也不是不覺得那是奴性，只是做人做久了有點賴皮，能屈能伸。我頂他：我寧可去當乞丐！他也頗有涵養，報紙抖也沒抖，冷冷甩了我一句：有野心就要有本事。

那陣子失業快一年，娟說我們來自己當老闆吧，兩人公司。想想覺得也好，頂了一台推車，在巷口擺攤賣蔥油餅。過不了幾天有人來糾纏，要

收保護費的意思。不交。不交的話，不用他們動手警察自會來取締。原來那平時不起眼的小巷裡也有協商跟政治，安了露天監視系統也不知在安火大！阿娟說算了拉，價錢還蠻合理的，都是這樣子的啦。

這算啥？

警察果然沒來。

我還是不大信。

我站在那裡頭低低的，也不知道在煎臉還是煎餅，怕被人看見，可是又明明腳踏實地。天冷的時候，看著餅在黑黑的煎鍋上由白轉黃，燦燦的，黃金盛世一樣滋滋叫著，凱撒打高盧，張騫通西域，一下子又覺得很光明正大了。阿娟家裡是做生意的，從小習慣了，擺了笑，不卑不亢地送往迎來，一個小攤子有能做出女強人的氣派，直銷也不幹了，還跑去電頭毛，好好笑。兩個每天油油地回家，油油地躺在床上，也許再一年就可以開個油油小店，當然也不排次連鎖店，沒是我喜歡突然從後面掐住她那圈逐漸貯出來的腰肉，抖聲喚道：老闆娘！老闆娘！他嘖嘖甩扭著笑罵，青仔叢！一張餅是沒多少錢，一個月下來也比兩份平常的薪水強。她甚至有點容光煥發，返老還童起來，又回到當初在學運廣場上認識的那個蹦蹦跳出來哈一聲的女生模樣。光只因爲這種真槍實彈幾十塊錢的交易？有天歇業，不知道她又在那邊傻笑什麼，問了也不講。偷偷跟了出去，最後還是跟回家裡來了。後來一連跟了幾次也沒什麼異狀。偷看她的伊媚兒，也少得可憐，連廣告信件都沒有。有點不正常。

我問什麼較拐。

她說賺太多了。

喲，那不是要窮一輩子咧？

嘛不一定，還是可能會中獎。邊說邊對她那幾捆肥肥的發票。

有一天老爸過來看我們，我在街角喊住他。他愣了一下，笑笑的，聊了些家常，你媽又來託夢了，血壓這幾天比較穩定了，頭痛比較好了，你趙叔叔走了，王阿姨得了老年痴呆．．．．．老頭子簡直活在死人堆裡，像塊還會到處亂跑的活動墓園。我問他爸你要不要來張餅，我們就是捨得放蔥！他顴肉突然抽抖了一下，當場也沒炸，只說：你這也叫野心！掉頭就走。當晚馬上進了醫院，躺了兩個禮拜，還好沒中風。做了全身健檢，醫生說淋巴長東西，要動刀。又換了兩家比較大的醫院，也是同樣的結果。

阿娟二話不講，馬上塞了不知道幾萬塊的紅包。這女人哪來知道這麼多的規矩？

接下來放射線治療，保險又有限。好不容易存了七八年的積蓄一下子就光了。當初還想和阿娟一起出國念書的，沒想到短短半年就開始借錢。每天上醫院打點，餅也賣不下去了，也沒有心思再找工作。德仔也是好意，肯這時候過來告訴我他在幹什麼，問我願不願意試試。

沒怎麼考慮，我說好。

好！

朋友問起來就只好說在蝕老本，待業家中阿。其實也不是只有我們，像那個小智，我看他八成也在做，不然哪那麼好，失業失到去換雪鐵龍。再給我招搖！有一次接到國稅局退稅的電話，我聽那聲音明明就是他的！他一聽我開口，喂，喂，有人在嗎？就掛上了。後來在酒館裡碰到了，彼此眼光閃來閃去的，很有職業道德。不是他是鬼！太夯了啦，也不知道先把認識的電話過濾一下。不過也許他真忘了我叫什麼名字。阿娟這一關就把得很好，沒出過紕漏。

有次好不容易又有一次面試的機會，那主管大概是個好好先生，一團和氣的，還會主動自我介紹。名字聽起來很熟，談著談著就想起來了！大概半年前，通知他金融資料外洩，本來還半信半疑的，最後帳戶還是被我們掏光了，八萬三千多塊，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沒有零頭。既然是主管應該不會只有一個帳戶，難怪錢那麼少！不過也難講，也不是沒有三萬塊的總經理。我慢慢把話題拉到詐財上去，他欲語還休開始重複我猜得差不多的情形，越講越幹越興奮，瞳孔放得老大，我看到自己在裡面閃著異樣的光。我不動聲色附和了一兩句，只當在面試他。相談甚歡，他甚至有點相見恨晚，還給了張照片。我第一次徹底覺得其實也不是騙，是在增加他的人生體驗，少了這一遭，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

一星期後我接到一封抱歉信，沒被錄用。雖然不怎麼在意，也還是悵悵的。是他自己掀的底，不該由我負責的。

德仔還是沒出現，阿娟和我開始擔心，特瑞莎也是。

但特瑞莎比誰都鎮定。她當機立斷就說了，先不要報警，省得麻煩。

她每次一來總對德仔老公老公地亂叫，弄得德仔的薄臉皮紅一陣白一陣的，跟魚樑一樣。我問他特瑞莎是不是你女朋友，他說是好朋友啦。冷

了之後，莫名其妙又補了一句：你不要亂想。

特瑞莎是長得很好，又會抹得晶瑩剔透，像穿了衣服的化妝品廣告，看了讓人覺得很難為情。她算是技術指導，電腦很有兩下子，網路上的漏洞一清二楚，知道怎麼偷資料。我問她你這樣的條件幹嘛不去當女主播跑來做這個。她斜斜拋了個媚眼：哥哥，這跟處女膜一樣，不能這樣碰的。

這裡的確有很多事情是不能這樣碰的。像德仔那些十輩子也打不完的名單資料，像那些只在電話裡聽過聲音沒見過面的同事，像特瑞莎，像常陪著特瑞莎一塊兒來的那個芸．．．．．統統加起來大概也是個中型企業。我覺得德仔有點怕特瑞莎，勸他乾脆一點，要嘛死纏濫打，要嘛劃清界線，省得沒暗爽到又得內傷。他又笑得跟切歪的魚樑一樣，沒出息的！反正我和娟只負責打電話，其他的他們不講，我們也不想知道。不知者不罪。

一天下午我從外面進來。那個芸一手撫搓著娟披搭在背上的頭髮，一邊幫她撥開前垂的劉海：你的頭髮好漂亮！娟倒很大方：這叫天生麗質說。繼續文風不動見她的資料。我覺得喉嚨有點乾乾的。

她們走後我問娟，你會不會跟她們做？

她學特瑞莎側了個媚眼說，哥哥，這不能這樣碰的。

我當場就把她掀在地上炒爛了。

她披頭散髮爬起來，還軟軟的，滑亮滑亮的，像活生生被剖開了一陣子的鱗。剛被強過的特瑞莎大概不至於這般闌珊吧？

才一轉身，她卻已經收拾得不著痕跡，剛打過卡似地坐在電腦前，又開始敲敲打打。

連這點也還是敗給她了！她到底看上我哪一點？

過了幾天，晚上看電視的時候，娟突然大驚小怪叫了起來，趕快來看！我從浴室裡撞出來，看到芸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她是沒特瑞莎搶眼，但舉手頭足有種英氣，越看越雄辯。她什麼時候變成名嘴的？而且看來不是一天兩天了。資料充足，話也講得清楚，那些教授議員跟她鬥起來簡直得了自閉症，覺得自己的口水很香甜。阿娟啃著雞翅說：那她一定很有錢！我突然覺得這女的很三八。立刻起了個賊念頭：我們用仙人跳來勒索她！你去勾她。

三八娟噤噤笑了一整個晚上，到了枕頭上還在構想細節。我也只不過

是說說罷了。

過了一個多月了德仔還是沒人影。我說不管了，公司收一收去報警好了。特瑞莎不知道哪條筋不對一下子噙起來：警察又能怎樣！你希望他們找到他的屍體嗎？找到了又能怎樣？

阿娟差點沒撲上去撕她的臉！

特瑞莎吐了一口菸，最後才有點讓步地說，芸已經去和林議員說了啦，有耐心一點。

這又塞你娘的干議員什麼事？

當天晚上，德仔終於打了電話報平安，還是什麼也沒講。

不行！這樣下去太詭異。一開始阿娟和我說好了，只要誰先找到還可以的工作，馬上退出。只是一直沒有，也就越來越懶得去找了。再忍耐一陣子吧！等錢存得差不多，看老爸到時的情況怎麼樣，醫生說頂多半年，那就再半年吧。看他被整得瘦成那個樣子，全身被幾條管子貫穿，各種顏色流來流去的，也不大會說話，只會嗯嗯啊啊的，像打了嗎啡還沒被凌遲完的，安詳得很。我甚至不願到醫院去了，都是娟在照顧他，我只好拼命打電話。少了他，和娟兩個，一切好打發，一個月兩萬多的工作其實也可以了。都說景氣來了，也許可以試著去炒炒股票。之前總覺得那根本就是賭博，但現在還有什麼東西不能賭的？

德仔到底若無其事地回來了，問他出了什麼事什麼議員的也不肯講。不講就不講，反正人回來了就好，他不講我們也懶得計較了。替他點菸的時候我才發現，他的左拇指被人齊根剝掉了，而且復元得很好，很該，像天生的畸指。而他偏偏又是左撇子！還是因為他是左撇子？原本就短的手指，現在看起來更是爪爪的，有種布娃娃的恐怖和滑稽。娟氣得哭不出來，一直搥他。你的指頭呢？你的指頭呢？

那百分之七十根本就不是給了什麼功德會！

阿娟喜歡小孩卻一直不敢要。像上次不小心懷了孕，化驗結果一出來，慌昏頭了，一時找不到我，也沒等著問，當天下午居然真的馬上跑去墮胎。上廁所嗎？我整整一個月沒跟她講過一句話！母狗不如的。後來就常看他盯著其他的小孩發痴。有時候三三八八好好的，突然靜下來對我說，是個女的，剛剛又回來。我也懶得說什麼，叫她不要看那麼多連續劇。

其實，我也是贊成的，也早就說好了的，我只是不甘願。因為我是條

狗鞭，只生得出狗崽，只會教給他們狗扒式！

不要再生了好不好？

..... 本文選自《93 年小說選》九歌出版社
本文獲第第二十六屆聯合報文學短篇小說大獎

導讀：

作者郭光宇，台灣宜蘭人，1966 年生。中興大學社會學學士，魯汶大學社會學碩士、哲學學士，巴黎第五大學社會學高等研究文憑。曾任職餐飲業、旅遊業、補教業。曾獲聯合報小說新人獎。

這篇〈我不是故意的〉，題材來自目前曾出不窮的詐騙新聞，題目點出「不是故意」，內容的種種卻是「故意」的，兩相的矛盾之下，迸發出的火花，將反諷效果達到高點。

故事以第一人稱角度「我」的敘述進行，這一個共犯集團成員有阿德、阿娟、特瑞莎、芸和我。小說開始藉著「罪惡感」：寫高學歷的阿德每一筆進帳捐百分之三十給公德會；向現實低頭的阿娟「儘管那時哭歸哭，鬧歸鬧，三貞九烈都是原則，後來跟老闆處得不好，倔著閒了一陣子，也還是來幫忙了。」失業的阿德「打了第一通電話之後，我難過得三天吃不下飯，想吐，覺得噁心。抽了不知道幾條菸，

看到那一坨煙灰，想到自己，澆上茶弄齷齪了，才比較好。」

他們為自己的行為合理化，「除了勒索我們絕對不幹之外，一來覺得實在太低級，二來也因為根本學不來那種流氣。」將道德的層次建立在金錢利益、良心之下，而這是一場人生的大騙局，把罪惡感背後的「不得已」，讓每個人都有苦衷，自己的苦造成他人的苦，全篇凸顯以「騙」為中心，騙自己，也騙別人。

「騙」架構在人性的弱點上，貪心(錢)、貪位(排擠他人)、貪念(被剝了手指)。欺騙他人，是「拐」、「騙」、「賭」，增加人生體驗的另一番說詞；而欺騙自己，踐踏良心，作為苟喘存活的藉口，什麼工作太辛苦，找工作不容易，需要錢，都是不負責的行為。末尾，主角以「我是條狗鞭」來嘲諷自己「根本不是人」，來寫人生的荒謬和人性的墮落。

—品味時間—

1. 你能認同詐騙集團的行為嗎？他們的行為可以合理化嗎？
2. 你如何面對人生的困境？有無解決的方法？
3. 在這篇小說中，你覺得「詐騙」的行為有可能終止嗎？